

奢侈贫穷

倘若要对牟礼魔利^①的居室细数从头，可真是怎么也说不尽。

牟礼魔利非常重视自己房里的摆设与装饰。经过了一番细心的布置后，她终于感到一切均已安排妥当，不禁露出了称心如意的微笑。房间里的一切物什，全都让她感到十分合意。即便是一只空瓶、一支铅笔、一块香皂的颜色，皆是按照她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的。尽管没人会送花给她，可要有人真买来了，她也只好扔掉；若有人送了她红茶杯、茶匙或玻璃杯之类的餐具，她也只得卖掉。总的来说，原因就在魔利这个人的脾性实在古怪极了。倘要再深入分析，那是由于魔利的生活虽然几近赤贫，但她打从心底比什么

^① 牟礼魔利读作 Mure Maria，与作者本名森茉莉的读法 Mori Mari 十分相近。本文采用私小说文体，主角即为作者自身的投射。——译注（本书脚注如无特别标明，均为译注。）

都痛恨所谓的穷酸气。相应地，魔利对奢侈与华丽所散发出来的璀璨光芒，可比什么都喜欢得紧。

所以，魔利最热衷于改造她位于破陋公寓楼里的那间六铺席的斗室，把原有的那股穷酸气味彻底扇去，让华丽的芬芳萦绕在整个房间里。至于摆饰的规则，全都根据魔利独到的美学，尽管乍看之下委实难以分辨这房间究竟哪里称得上堂皇富丽。如果前来造访的客人从事的是艺术工作，或许还会对这个房室赞上一句饶富奇趣；可要被问到什么地方显得豪华气派，只怕也得歪着头想上好半晌。魔利总是躺在各色心爱的对象中央，让清晨的天光、困意袭人的午后烈日和罪恶渊藪的暗夜烛火，轮流映洒在她的身上。房里的鲜花和玻璃壶，尤其是那一只饰有紫罗兰浮纹的白色陶器，随着光影的变幻而隐隐泛着温润的光泽。魔利常将视线移向墙面，驻留在波提切利与亨利·卢梭的图画上，静静地享受着醉人的时刻。假如有人发现了魔利正耽溺在这一切当中，想必会忍俊不禁地问：“有什么好陶醉的？”旋即狐疑地端详着她的表情，以确定她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。

魔利以巧手酿出的这股华丽气息——只有魔利一个人看得见那谜样的华丽——的范围，并没有将天花板包括在内。一来是魔利鲜少抬头望向室顶，二来即便从上头飘下了些许煤灰，魔利心中的堂皇仙境亦不会黯然失色。不仅如此，四周原本浅黄色的墙壁已蒙上了一层旧褐色，草绿的

榻榻米也褪成了仿佛被茶汤浸染过的茶褐色，还有不少地方已经膨胀变形，可魔利根本没把这些搁在心上——魔利先在榻榻米上铺了深绿和暗红双色交织的衬垫，再摆上桌椅——依照魔利的经济窘况，倘若真要更换榻榻米，她也只买得起最便宜的等级。那种廉价榻榻米特有的刺鼻蒿草味，简直就是最为熏臭难当的穷酸气。至于墙壁的情况，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当初，魔利把原来淡绿色的墙壁，那好似在浅草演出的低俗戏剧的舞台背景，改漆上现在的颜色时，也曾被那股同样猛烈的穷酸味冲得险些窒息。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，积黏着浅绿水垢的微雾玻璃瓶里，插有十支嫩绿的粗茎，宛如十条青蛇从瓶里向上昂首挺立，而前端则分别顶着浓红、泛黄的粉红、宛如掺入牛奶的甜白淡绯，以及柠檬黄等五彩花瓣的 *anémone*……

—— *Anémone* 就是银莲花。在这里写成 *anémone*，并非故意炫耀法文，而是要呈现出深藏在魔利脑海里的欧洲之梦。魔利在写小说时，总爱把她晓得的所有法文和意大利文全都使上，间或夹杂几个罗马拼音。她甚至曾经在文章里，插入了长达半页的法文段落。魔利喜欢套用外文的癖好，看似暗自展现精通外语的能力，其实仅只略知一二，幸好迄今还不曾有人就此批评过她。魔利的父亲欧外^①也有同样的习气。他会这么做，除了和魔利基于相同的理由

① 作者用“欧外”做父亲森鸥外的化名，有时也直接写“鸥外”。

以外,还多少有些卖弄才学的意味。毕竟,文章里的外语有时可为行文添香增色,未必尽是刻意彰显,若是由此把欧外归类成弄笔之辈,也未免有失公允。欧外对高雅的嗜尚,以及脑中犹如透明矿体的精密机械构造的运转,感到无比快乐,几近陶醉醺然。这是他生命中妙不可言的喜悦。为了将这份喜悦转化为极其优美的文字,他便在文中嵌入罗马字等外语,如一个躲在门后的维也纳舞者,从门缝间露出了秘恋中的微笑。可以说,欧外这位男子,不仅钟情于巧克力的浓香,也醉心于罗马字的秀逸。

从玻璃窗透入的薄暮余晖,披笼在方才提到的 *anémone* 上。这瓶缤纷花束左后方壁板的色泽,虽已成了脏扑扑的土黄,倒还不至于使魔利的美梦破灭。*Anémone* 的绚丽颜色,让魔利联想到西欧的古老屋舍,而搁在花束后边的锅子的亮银、苦艾酒空瓶的浅青、葡萄酒瓶的雾白,以及摇曳着微弱的烛火、堆栈在白色陶瓷花瓶瓶口边缘的蜡泪,这些色彩,比魔利梦境中的更淡,比幻想中的更浅,几乎让她当作是颜色的影子了。魔利感到十分舒心惬意,连提笔写作都倦懒了起来。

于是,魔利不去理睬天花板、墙壁和榻榻米。在她的房里,最惹眼的就属那张略宽的单人床了。那是美国驻军部队淘汰出来的旧货,连着小边桌成套卖三千五百元,便宜得很,只是不免残留了一些用过的污渍。这张上了亮光漆的

木头床没有任何雕饰，仅加了一圈厚框而已。既然没法弄来魔利最想要的样式——那种像在法国湖畔别墅里的胡桃木雕床架，她也只得将就这一张了。若是花上好几万，买来家具店或百货公司里的昂贵床台，可以想见这房间立马就成了那种穷酸新兴阶层的新屋卧室——屋里摆着好看的书柜和碍眼的时钟，地上铺的大红地毯活脱脱像魔术师用的道具布。如此一来，一股空虚的氛围必会冲灌而入，使魔利感觉仿佛有股无色又乏味的东西在舌头上蔓延开来，继而彻底粉碎了她的美梦。魔利的床上叠铺着厚厚的睡垫，上面裹着的白底厚棉质床单，缀有两道红色细条纹。既然魔利买不起铺在阿拉伯富豪床上——就是四个床角竖有长矛状床柱的大床——的床单，即在白色的粗布上绣有金色星星和红黑交织的太阳图案的那种，她只好拿这个凑合着用了。床上铺着两条盖被，贴身盖的那条铺棉衾被^①是橄榄绿的，上面以浅褐色勾绘细腻的纹样，从袖筒与下摆内侧翻折上来的里布则是淡黄色的。至于和这块里布同色的另一条铺盖，由于经过了洗涤，已经褪成魔利想要的柔和的明黄色了。魔利运用带着浅褐纹饰的橄榄绿与柔黄色的两条棉被，把整个房间晕染成波提切利宗教画里的色调。至于枕头套同样采用棉质的布料，白底上缀着红色的粗条纹。魔利常

① 一种日本传统的棉被，像大号的宽袖棉袍，双手可以穿入袖子，套盖在身上。缝制时，有时会预留较长的衬里，反折至表面的袖口与下摆处，做成宽滚边。

窝在波提切利的棉被里欣赏花朵，眺望玻璃。各款各色的玻璃，全都蕴含着谜样的流霞彩影，任凭魔利凝目细审亦不解其所以，深深吸引着她浸淫在这无上的新生天境。时序入夏，魔利便收起盖被，不论是暑热闷蒸的白昼，抑或被浓暗围拢的黑夜，她一径躺在只铺着白底红纹床单的床上，冥想着窗外远方那片沙漠的静寂。在令魔利深受感动的《皮埃尔·洛蒂^①的信》里，夜晚的沙漠遍地冰冷黄沙的情景，浮现在她幻想的微暗影片中，甚至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女子吟唱情歌的歌声飘送而来。

魔利的床铺两旁摆着一对扶手椅。靠近内侧墙壁的那把，是用来搁放物件的；另一把供人坐用的椅子上，铺着一条折成四折的暖桌专用薄被，印花棉布上染有深浅相间的茶色。椅子的后方，挂着一幅威尼斯运河和桥梁图案的编织壁毯。在魔利看来，这幅壁毯和巴黎的豪华房室里的哥白林织毯一样美丽，恰和她挂在对面墙上那幅波提切利《春》的局部图里那些文艺复兴时代之前的贵族女子侧脸相互辉映，使得魔利满室皆是意大利的生香活色。当她在涩谷的一间小店的墙上发现这幅挂毯时，甬提有多雀跃欢喜了。法国的精巧手工编织挂毯极具立体感，以各类图画

① 皮埃尔·洛蒂 (Pierre Loti, 1850—1923)：法国小说家。海军服役期间的东方见闻，成为他日后作品的一大特色。森茉莉曾于一九三二年翻译其作品《皮埃尔·洛蒂与母亲》。下文亦提到该作者的其他作品《菊子夫人》《梅子太太的第三度青春》。

和照片作为染织题材。那挂毯大抵是从某幅西洋画中截取的图案,看来已在店里挂了许久总卖不掉。在长久的曝晒下,原先的鲜艳夺目已然褪色,却正合魔利的心意。那朦胧的橄榄绿、微浊而浓淡有致的黄色,搭配浅灰蓝与柔和砖红的色调,恰恰与古老的哥白林织毯毫无二致。每当魔利觅得了心爱的对象,便再也顾不上其他事情了。她根本没想到该杀个好价钱,便喜滋滋地买下这幅颜色已褪去大半的挂毯了。男店员的脸上掠过了一抹无以名状的笑意,那表情仿佛在说:瞧这女客一脸眉飞色舞!他能理解这位客人很高兴购得了非买不可的对象,也明白她买不起百货公司的高价品而屈就这便宜货的心态;可他委实不懂,这女客分明嘴里叨念着“这东西都褪色了呀”,为何还喜形于色呢?对于自己做的事受到嘲笑,魔利已是习以为常,她很习惯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人们的窃笑,也不再往心里去了。年轻时,她对此曾十分恼怒,可长了年岁多了气量,现在反倒同情起那些笑她的人了。

映照出奇妙奢华氛围的那盏台灯,就站在枕畔的小桌上。魔利不知道那是铜制的还是铁造的,或是由各种合金铸成的,总之是用金属打造出来的台灯,整体呈现出意大利的美术馆里展示的铜版画的那种色泽,雕刻成一个长着翅膀的年轻天使搂着少女起舞的造型。台灯虽是用便宜货常用的二模灌组方式制作而成的,却不像在一般裱框铺子、稍

高级些的文具店或百货公司常卖的诸如米勒的《晚祷》啦，或是看来憨头愣脑的贝多芬，抑或水车磨坊之类的工艺品那般俗气，足以在魔利梦想中的园地发挥画龙点睛的功效。这盏台灯已相当老旧，将灯泡座和台座固定起来的焊料都剥落了，以致蔫着脑袋瓜一摇三晃。魔利只好拿来托利斯^①的大瓶子装了水增加重量，压在勉强撑拉着台灯头部的电线上。这条危险的电线，屡屡让来到魔利房间的少女和太太们瞧得心惊胆战。魔利自己虽也相当困扰，但洋溢着意大利风情的对象并不容易觅得，她也只得由着这组危险的装置在那个角落长久待下去了。只是这东西看在别人眼里，想必十足扎眼，甚至有人对她说：“拿个五百元来，我去帮你买盏新的回来！”可魔利明白，若把缘由解释清楚，对方必会感到错愕，她干脆只露出神秘的笑容，带着歉意答道：“我只是嫌麻烦，过阵子就会去买了。”接着便引开了话题。这盏灯当初花了八百日元买来，用了八年之后虽已濒临解体，仍是魔利的宝贵财产。每当看到它，总会令魔利想起《即兴诗人》的开篇第一行，“凡是到过罗马的人都非常熟悉巴贝里尼广场”，而魔利的耳畔，亦旋即传来马车在罗马与佛罗伦萨的石板路上奔驰的轰鸣。至于装在那只深皿里、花冠仰抬的 *anémone*，展现出仿佛连绽放都倦惰似的慵懶的粉红和黄色、牛奶白的橘色，还有深红色。也唯有在这盏天使

① 日本三得利酒厂生产的一种威士忌，适合掺入苏打水饮用。

台灯的照耀下,这群 anémone 的美女们,才会翩然出现在魔利深夜的梦境里。

对向墙面的书柜上,有着魔利梦想中的房间——尽管其实称不上是房间,仍是魔利最美丽、最梦幻的屋子。“现实,那是‘悲伤’的别名。唯有在幻想中,幸福方能与人们相伴左右。或许有人自认为在现实中也过得十分幸福,可那些人大抵是误会了。当幸福的人们在现实中感到幸福的时候,那股幸福的感觉乃是存在于其幻想之中,抑或至少带有些许幻想的成分,而绝不会是存在于现实之中。直白地说,倘若有谁认为仅仅待在现实中就能感到幸福,恐怕只有我们远祖的猿类,以及进化未臻成熟的人类罢了。”魔利俨然一副哲学家的伟岸神情,在心中如是说道。室生犀星曾在《女人》^①中提到“牛排的粉红色与油脂”。自从读过这句话以后,每当魔利想起牛排的时候,脑中总会浮现出这句话来。手持刀子切下一块牛排送入嘴里是一连串“现实”的举动,牛排本身亦是一个“现实”的物体;然而,尝牛排时感到美味、觉得开心的感受,何尝不是那浓腴的牛油香气蒸腾、油亮焦褐而微微渗血的粉红肉块在心中奏鸣的交响乐,更是脑海里的一场豪华盛宴,亦犹如背靠大片森林的西欧

① 室生犀星(1889—1962):日本诗人、小说家。此处应指其《随笔·女人》《续随笔·女人》。森茉莉相当景仰室生犀星,在文章中经常提到他,也和其长女朝子颇有深交。室生朝子(1923—2002)亦是知名的散文家。室生犀星于后文常以薮平四郎的化名出现,室生朝子则以薮杏子的代称现身。

别墅里，回荡着优雅的古典乐，间或传来柴火燃烧的哗剥爆裂声中的那份寂静。比方有个男人酷爱像置于古坟上的陶偶那样的土制人偶，或许他对那种土制人偶所投注的爱情，远比对活生生的女人还要深。假如爱情和快乐只存在于现实之中，应该就没有其他的东西藏匿在现实的另一个深处里了。魔利为了要使自己脑中的梦幻房间的“存在”合理化，因而极尽所能地做出了这番申论。“唯有梦，才是这世上真正的现实，以及瑰宝。”暂且搁下魔利的真知灼见，回到本文吧。不过她的这番见解，绝非不值一哂。

现在，回到魔利的书柜上吧。魔利的书柜其实是房里的摆饰柜，里面站着书挡。欧外的《德国日记》的书脊上印着灰色图案，白底黑字；罗登巴赫的《死城布鲁日》、都德的《雅克》、皮埃尔·路易的《女人与傀儡》与其另一部作品《精灵们的黄昏》，这几本书封都透着黄色；还有深红底与白底黑字的两册《福尔摩斯》，或许是依照英国版的书皮印制的；再加上洛蒂的《菊子夫人》和《梅子太太的第三度青春》；全都依照魔利属意的色调依序排列整齐。她希望能在《福尔摩斯》的旁边再摆上一本亮浅绿的书册做搭配，眼下仍在物色当中。书挡旁的玻璃牛奶瓶里还插着上一个夏天的花。橄榄绿的花萼和花茎上顶着已泛黄的小花，花芯像蓟花那样有着纤细的淡米色软毛。早已干枯的花朵像泛黄且变得虚薄的 dentelle（蕾丝）的颜色，而花萼和花茎则像

意大利运河的色彩。在那只有着金黄色的金属盖子、瓶身如宝石般的四方形合利他命^①小瓶子上,还留着墨绿色的蜡泪残堆,其后方有一只落满尘埃的 Dom^②的空瓶,搁在淡蓝色的资生堂空罐上。而在蜡堆和空瓶之间,还站着一枚迪恩^③头戴西部牛仔帽、身穿西部牛仔衣和背心的相片,整张相片呈现橙红的色调。另外,还有两只绿色的玻璃瓶,深浅各一,其中一只是带有金属光泽的绿色,好似里面有着萤火虫。至于上了灰色油漆的相框里的,是身着军医服的欧外,而象牙白相框里的,则是襟上别着法国骑士荣誉勋章(文化艺术勋章)的普鲁斯特。在魔利的心目中,普鲁斯特正是寻觅到真正现实的不朽作家。在相片里,他依然审视着精神层面上的具体事物。洁白的翻领,一条看似白绸的领巾围到领子的下方。那枚胸绶章像只雪白的蜥蜴,又像是天上的白鸽,停驻在他的黑礼服上。魔利对于自己无缘拜会普鲁斯特,感到十分扼腕。现如今,要想在这东京见到足以代表法国的睿智人物,只能去观赏让-路易·巴伦特^④的作品了。在现代的新浪潮之中,同样充溢着法国风格的智能、洞悉内心影像的眼神,以及优雅的风韵。那些巴黎的年轻人

① 合利他命(Alinamin):日本十分畅销的维生素补充锭剂。

② 此处可能指唐培里依香槟王(Dom Perignon)。

③ 詹姆斯·迪恩(James Dean,1931—1955):美国影星。

④ 让-路易·巴伦特(Jean-Louis Barrault,1910—1994):法国知名话剧导演、演员。

制作的新电影(比方《情人们》^①《二重奏》^②《一个为夏日而生的女孩》^③),不仅在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中,呈现既具备智慧、又带有古典高雅的心理影像,即便在《筋疲力尽》^④里谈情说爱的场面,亦保有《红与黑》^⑤里生命的重量。在《狂乱之夜》^⑥里有个镜头,一位裸体入睡的女子身上的盖褥被猛然掀扯开来,此时放在她枕边的三支蜡烛的烛台,仅将后方墙上一幅挂画的画框映得隐隐发亮,而图画本身是晦暗不明的。现代的东西一定是干燥的,古典的、优雅的东西都是“旧时的遗物”——这样的观点有些可疑。当麦琳·德蒙若^⑦穿着泳装时,依然流露出路易王朝的优雅;而让-保罗·贝尔蒙多、劳伦特·特兹弗、让-克劳德·布里亚利、热拉尔·布兰^⑧这些年轻人,让人感到既有《茶花女》时代的甜美,又透着几分含有苦味辛香料般的青涩。而干燥在有

① 《情人们》(*Les amants*):又译《移情记》《孽恋》,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路易·马勒作品。

② 《二重奏》(*À double tour*):又译《两次旅行》,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克劳德·夏布洛尔作品。

③ 《一个为夏日而生的女孩》(*Une fille pour l'été*):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埃德沃德·莫利纳罗作品。

④ 《筋疲力尽》(*À bout de souffle*):又译《断了气》,著名导演让-吕克·戈达尔作品。

⑤ 此处指电影版《红与黑》,由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克劳德·奥当-拉哈据司汤达原著改编。

⑥ 《狂乱之夜》(*La notte brava*):意大利导演莫洛·鲍罗尼尼作品。

⑦ 麦琳·德蒙若(Mylene Demongeot, 1936—):法国女星。

⑧ 四人均均为法国男演员,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。

些场合也是好的,比如洗过的衣物、焙过的盐,以及某些体裁下的文体。

——写到这里,忽然有个声音传来警告:最好别把自己脑袋里难登大雅之堂的浅薄学养,包括在小学校和女学校^①习得的日文、从欧外诸位作家空茫文风中受到的潜移默化、略微涉猎过的法文,以及嗅过的些许西欧文学与美术的气息,一股脑啰啰唆唆地塞进文章里。

叠放于书挡旁的欧外全集上面,摆有登山用的红色马口铁烛台、圣母子的明信片,以及一张色彩纷呈宛如教堂彩绘玻璃的写生画,也同样是以前圣母子为主题的画像。充满回忆的托利斯威士忌的塑料瓶盖与火柴盒。两只厚重的杯子并置在前面,一只颜色像淡淡的葡萄酒,另一只是仿佛会溶在水里的水绿色,魔利爱不释手,都买了回来。魔利最喜欢编织的华丽梦境,也在她床脚前的一张茶几上实现了:静静地搁放与堆栈起来的西式盘子、红茶杯和西式杯子。印有金色文字与商标的天蓝色红茶罐,与透着暗红色的覆盆子果酱瓶。白盘子上散落着波提切利风情的蔷薇与紫罗兰的柔嫩紫花,在轻歇于盘上的玻璃杯下绽放着芬芳,与杯子

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学制,于“小学校”(正式名称为“寻常小学校”)实施六年制的初等教育,于“女学校”实施中等至高等的女子教育。作者于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就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(现今之御茶水女子大学)附属小学校第二部寻常科,一九一三年转学至私立法英和寻常小学校(现今之白百合学园小学校),一九一五年毕业后升上私立法英和高等女学校就读,并于一九一九年毕业。

后方勾勒着小鸟图案的玫瑰色陶器相映成趣。几只浅蓝饰边、绘有橄榄绿与玫瑰红纹样的深底盘子叠放在一起，上面搁有淡红的西红柿、银白的匙子、开罐器、胡椒、装有大蒜的小瓶、防蚀铝的雾金色小盘子等，浅柔的美丽色彩，金色，与玻璃的晶莹相互交织，使魔利的美梦得以成真。陈列在这些物件后方橱柜上的是沙拉酱的浅黄、西洋醋的透明、牛油的亮黄、猪油的润白，殷红的水果篮里搁着嫩绿的包心菜。牛乳浓稠的白色与西红柿汁的浅红，对比着深绿色的草莓果酱罐。白昼的阳光和夜晚的灯光，把这些陶器、瓶罐、蔬菜、玻璃的周身反射得熠熠生亮；到了午夜时分，则闪耀着一个个微小的星形光芒。

从早到晚，这些淡彩的绮丽物什兀自闪耀着光辉，悄然无声地把魔利围在中间，即便在魔利沉睡的夜里，光明依然不曾稍减。那是因为魔利房里的电灯，除了朝阳直射入室的三十分钟以外，总是不分昼夜地散发着光亮。每当有人在夜里或黎明时分，经过魔利房间旁边的走道时，总被她房里流泻出来的亮晃晃的七十瓦光线给吓了一跳。魔利没关灯，有时是因为在写稿，或是通宵耽读推理小说，可即便她察觉忘了熄灯，也根本懒得伸手扭灭电灯的开关。魔利恣纵地心想，就算省下晚上开灯的电费，也买不了几块英国巧克力。能让魔利亲自起身动手的，只有烹煮自己喜欢吃的料理，把穿戴在身上的衣物清洗干净、装扮成自以为漂亮的时候

尚，在窝身的房室里布置上精挑细选来的东西，还有为了快乐的联翩浮想而出门逛一逛、瞧一瞧。倘若每天清晨破晓时站在没人的空地上，天上就会飘下一张千元大钞的话，恐怕魔利连一张稿纸也写不出来了吧；即便心里很想写，却实在懒得提起笔来。如果有人笑她，幻想个区区一千元，未免太小家子气了吧。魔利应该会这样回答：花费超过一千元就是奢侈，就失去幻想和创作的快乐了。

魔利也不关木板套窗，嫌麻烦，不过还有另一个理由是她讨厌碰触木板套窗，这得追溯到她早在战争之前过的生活。老家平素只掸扫尘灰，至于讲究些的打扫，全交由园艺匠每个月来两趟帮忙处理，当然更别提清理库房和厕所了。当园艺匠打扫客厅时，家里人全挤在餐室里；若是遇上每年一度大扫除的那天，他在堂屋里清扫的时候，大家甚至躲到厢房避难去了。魔利以前过的便是这般从不沾脏的娇贵生活。她是蕙手纤纤的金枝玉叶。刚搬来这里的两三个星期，魔利根本没发现有木板套窗，待她察觉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别说套窗上满是雨泥风尘，她更怕会摸到蜥蜴、壁虎，蝎子、桐虫、蜘蛛等虫子，干脆让窗板继续收在墙边的窗箱里了。魔利住的公寓这一带十分潮湿，一连下个几天雨，榻榻米便会发霉，因而蜥蜴、壁虎，天牛、蜘蛛等各种虫类，可说是多土济济。厌怕虫子的魔利，每回见到的刹那，总像被浇上冷水般全身僵直，苦思着这回该去央谁来帮忙才好，

又暗忖着受托的人们会在心里嘲笑她的没用，就这么烦恼上十来分钟。

魔利开不了罐头，更提不动重物。平常惯穿毛线衫的魔利尽管已是美人迟暮，外表像个随处可见的中年妇女——当然，若是仔细端详，她身上仍流露出与其说是尊贵，毋宁说是拖拉磨赖的样态来，明摆着就是不济事——可她的举手投足依旧慢悠悠的，俨然是王朝时代的公主。说得托大一些，若是让魔利挪桌扫地，简直堪比紫式部或和泉式部亲手洒扫清理了。魔利还记得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疏散到乡下时，有回她穿的草编雪鞋的绑绳忽然断了。她先是站在雪中茫然无措了好半晌，这才慢吞吞地弯下腰去。脚边散落着两三根稻草映入眼帘。她想用稻草把鞋子绑在脚上，不消说是徒劳无功的。魔利把这两三根稻草捻成一束，试着续上草鞋系绳的断尾，无奈总不如意，忍不住暗自说道：“朕岂可亲系草鞋之绳！”魔利当时的生活样貌，就和出奔至笠置山，在山径里惶然逃窜的后醍醐天皇一样。她没办法点燃薪柴。到河边洗衣服时，内衣常被河水冲走，连人都险些一头栽进水里去。烧柴时总是马上冒出浓浓的灰烟，只得一再扭报纸当火引重新起火。魔利脸上又是灰又是泪的，不禁诅咒起自己这两只无能的手来。更窝囊的是，魔利根本连走路都成问题，纵使套上了特制的防滑雪鞋亦无济于事，从路面往下走到家门口的那段阶梯，她都得伏

身弯腰，一级、一级慢慢往下爬。和大家一起去亲戚家借浴室洗澡，就数她的动作最慢，最后只好自己一个人回去。阒黑中，魔利揣着满怀的恐惧，缓缓地走在分不清哪里有拐角的山丘雪地里。但凡农活她都做不来，唯有冷眼旁观弟媳挥汗下田。因此，自从她和弟弟一家分开来住以后，再也拿不到蔬菜，只得向住在二楼的房东家预约黄瓜皮。其实那时她身上有钱，却压根没想到向人买来菜蔬就行了。魔利把鲜嫩欲滴的黄瓜皮拌了盐，想象那是一盘绝顶美味的色拉。人们曾指责魔利，她和弟媳同样都是出身名门的千金，为何会有天壤之别。可两人的成长过程有些不同。弟媳从小便一肩挑起母亲的职责，家里有八口人，登门做客的人也是川流不息，餐食大抵总得备上十五六人份。弟媳的母亲只负责接待宾客，身为女儿的她不仅善于社交，遇上客人来访时，更得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来回穿梭，可说是入得厨房，出得厅堂，面面俱到。这绝不是趁机报复往昔嫌隙，才故意写在这里的。弟媳可是位经过了自由学园的羽仁本子式教育^①熏陶的才媛。一旦发生战事，她原本柔和的眉宇之间，便隆起不服输的青筋，不但耕种的本领连农夫也要竖指赞好，连不曾做过的和服裁缝，也像计算数学般仔细地裁剪布

① 羽仁本子（羽仁もと子，1873—1957）：日本第一位女性记者，创立了自由学园，于学园中实践其以基督教为基础，强调思想、生活、祈祷三项合一的教育理念。